

电影是时代的多棱镜

中国最著名的马，莫过于徐悲鸿的奔马。但是如果问个问题：那些奔腾的骏马，奔跑时是四蹄腾空的还是总有一蹄踏在地上的呢？

恐怕你一时无法回答出这个问题。事实上，几乎所有的人起初都无法弄清这个问题。

最早感到迷惑不解并且想弄清这个问题的，是两个美国人斯坦福与科恩。1872年的一天，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酒店里，他俩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：马奔跑时蹄子是否总有一个着地？

斯坦福认为奔马跃起瞬间四蹄是腾空的，科恩却认为总有一蹄着地。当然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他们请来一位驯马好手做裁决，然而裁判其实也难断定是非，因为单凭人的眼睛根本看不清奔跑中马蹄是如何运动的。

裁判的好友英国摄影师爱德华·麦布里奇想出一个办法，他在跑道的一边安置了24架照相机，另一边有24个木桩，一根根细绳从木桩系到对面每架照相机快门上。然后麦布里奇牵来一匹骏马，从跑道一端飞奔到另一端，依次把细绳绊断，24架照相机依次拍下了24张照片。麦布里奇把这些照片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，组成了一条连贯的照片带，终于看出马在奔跑时，总有一蹄着地，不会四蹄腾空。

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，但是一个伟大的发明随之诞生了：他们快速牵动那条照片带，各张照片中静止的马，叠成了一匹运动的“活”马！

电影，就此开始了创世纪。

100多年过去了，电影如今已经成了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。它就像生活的多棱镜，记录并折射出时代的不同侧面。要了解一个时代，通过声视觉兼备的电影，是最佳方法之一。也因此，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，都会有着自己的电影故事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有许多选修课，最多人选择的是电影课。在那个精神产品还不够丰富的年代，著名大学的电影课上，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文世界，也可以看到域外的不同景象。

印象很深的是《克莱默夫妇》。其实，那对夫妻的感情纠葛，当年我们似懂非懂，但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，却给我们开启了一扇新颖的异域之窗。后来我的一个同学，把切片面包浸牛奶蛋液煎成吐司当作绝佳美味，就是从《克莱默夫妇》开始的。

还有就是《巴顿》。我最喜欢的是最初的那个译制版本，

开头那段“当兵的我要你们记住”大段演讲，意译得比英文原文更好，很好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和场景，至今还能背出大半。据说1979年初的边境反击战前夜，部队放映的就是这部电影，这个译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国内后来拍《陈毅市长》时，开头部分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其实，最早对电影的爱好，是从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奇袭》《侦察兵》这些经典黑白片开始的。在一个人的启蒙时代，电影视听觉兼具、叙事性丰厚的特征，能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，最大限度地展现未知的世界，也因此会留下更深的印象，看得到时代折射的更多光芒。

在新中国历史上，电影折射的时代风云，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，也鼓舞着更多的人投入到建设美好生活的热潮中去。《护士日记》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讴歌了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激情，《阿诗玛》《刘三姐》展现了民族大家庭的色彩，《创业》《青松岭》体现了工农业砥砺奋进的时光，而《开国大典》《大决战》则记录下辉煌难忘的历史。

令人有些遗憾的是，在最近的年代里，令人振奋、激励前行的好电影，十分稀罕。尽管电影的票房年年在上涨，影院的设备月月有新意，但是好看的电影却是越来越少见。稀奇古怪、莫名其妙的电影，占据了院线，排满了场次。捉妖横行、煎饼出侠、英雄迷道、无极盛行。一位电影行家曾经中肯地说：“拍不出好电影的电影业，其实都是在耍流氓。”话虽糙，理还在。

当然，如果还是以时代责任、社会良心去要求和看待现在的电影人，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是无法企及的高度了。无论是大明星还是小配角，许多人孜孜以求的是凭着观众还熟悉的脸蛋，赶紧折价入股暴赚大钱；还有的婚不惊人誓不休，闹得天下皆知才消停。也许这样的闹剧还有不少，但是当电影只是无聊加无聊的时候，剩下的就只能是票房造假和老板出逃了。

本周一，新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。热闹之后，希望能留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凡